

白话四库全书——吕氏春秋

李聪 编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保华

白话四库全书

出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42532）

印刷：北京市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数：2000 千字

印张：133

版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书号：ISBN7-5385-2025-2/ I · 392

定价：998.00 元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集门下食客共同编纂而成，它是对先秦众家学说的兼采和综合，是一部具有杂家性质的典籍。

吕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生年不可考，卒于秦始皇十二年（235年）。曾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成为“家累万金”的富商大贾。后在邯郸遇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决定以重金资助，并游说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而由吕不韦为傅。秦、赵交兵后，子楚随吕不韦逃归秦国。秦昭襄王死后，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成为太子。一年后，孝文王死，子楚即位，成为庄襄王。他任用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太子政立为王，时年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执政，对东方诸国展开了攻势，速取周、赵、魏之地，设立三川、太原、东郡三郡，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内政方面，吕不韦一反过去尊法的政策，广收天下贤士，重视农业，鼓励工商，促进了秦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秦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由于吕不韦在内政方面与秦始皇想法存在矛盾，秦始皇亲政的第二年（前239），即以叛乱为借口，免除了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命他回到河南封地。两年以后，秦始皇又惟恐吕不韦作乱，将他全家迁居蜀地。秦始皇十二年（前235年），吕不韦在去蜀的途中，忧惧自杀。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以考知确切写作年代的著作。据该书《序意》记载，吕门学者向吕不韦请示十二纪的有关问题，“维秦八年，岁在涒滩”，高诱注曰：“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由此可以推知，该书成书当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参姚文田《吕览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考》，《邃雅堂集》卷三）有些学者则认为《序意》中秦八年（始皇六年）的说法并不确切，他们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认为十二纪确成于始皇六年，此时正是吕不韦权大势强之时，四年后便被罢官，而八览和六论则成于始皇十年，即吕不韦迁蜀之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变革和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启蒙时代。新旧势力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势力的学者或思想家，都试图按照本阶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人文的万事万物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相互攻难论辩，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按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诸子百家”主要包括儒、道、法、名、阴阳、兵、纵横、农、杂等家。《吕氏春秋》是这一时期杂家的代表著作。

秦国地处西方，与中原各国相比，文化相对落后，曾被视为夷狄之邦。战国末年，养士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魏信陵君、赵平原君、齐孟尝君、楚春申君四公子都以礼贤下士相标榜，门下食客达几千人。“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也招纳宾客三千人，并使人人著录所闻，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左右编纂成书，名为《吕氏春秋》。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颇为得意，“以为备天地万物之事”，并把书陈列于咸阳的市场，扬言谁能增删一字，便赏赐千金。（《史记·吕不韦传》）

《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今传本内容的编次，有些学者推测为唐人所编定。所谓“十二纪”，就是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为三个月，分别以孟、仲、季相

命名。十二纪每纪五篇,共计六十篇;八览每览有论文八篇,只有《有始览》缺一篇,共计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计三十六篇,加上十二纪末的《序意》一篇,全书共二十卷,计一百六十篇。

关于《吕氏春秋》中纪、览、论的排列顺序,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史记》中《吕不韦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认为览在前,次为论,最后是纪。另一种说法是根据东汉高诱所注《吕氏春秋》及序,纪在前,次为览,最后为论。从全书的思想 and 内容分析,现存的十二纪在前的排列更为符合该书古本的原貌。

“十二纪”是全书的第一大部分,按照阴阳五行说阐释天子在一年中不同时期的应知应作之事,是作者政治思想的体现,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和贯穿始终的纲领。其中春季三纪因春季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大都以养生为基本内容,属道家之言;夏季三纪中大部分与音乐教育有关;秋季三纪中,多兵家之言,是有关战争或与战争有联系的论述;冬季三纪主要提倡忠信、廉洁、节葬等。

“八览”是全书的第二大部分,每览应为六篇,《有始览》缺一篇,共计六十三篇。八览以《有始览》为先,从开天辟地说起,总摄八览,《孝行》记做人之道,《慎大》记治国之道,《先识》探讨如何认识辨别事物,《审分》阐述执虚静、徇名实之理,《审应》反对淫辞诡辩,《离俗》探讨如何用民,《恃君》探讨如何为君。各篇内容连贯,系统严密。陈奇猷先生根据八览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言相比较,认为这一部分系阴阳家言。八览内容贯通,排列整齐,对于进一步了解全书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六论”是全书的第三部分,包括六个小节,共三十六篇,每论各篇之间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属杂篇性质。大致看来,《开春论》主要探讨君主的用人之术,《慎行论》主要辨明是非利害,《贵直论》阐述君主当务求直臣贤士,《不肖论》主要讲君主应当去不肖以治国,《似顺论》强调百官之职不可不慎,《士容》前二篇论人君之道,后四篇则属农家之言。

值得一提的是《季冬纪》的末篇《序意》应当是《吕氏春秋》的后序,按照古人著书的体例,序文应在全书的末尾,而今却置于十二纪之后,八览、六论之前,这可能是由于《序意》残缺,只留下有关十二纪的文字的缘故,因而后人将其移至此处。

关于《吕氏春秋》中所包含的先秦各家思想,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中指出:“《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之旨,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善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之术,则道家者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墨之学。”

由于《吕氏春秋》刻意追求形式的统一,各章节之间有割裂、重复的现象存在。尽管如此,该书体例完整,编纂有序,眉目清晰,在先秦典籍中堪称首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具有相当规模和统一结构的私人学术著作。

现存《吕氏春秋》的旧刻本计有14种: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简称元本;明弘治十一年开封许州李瀚重刻本,简称许本;明万历己卯张登云校本,简称张本;明万历己卯姜璧重刻本,简称姜本;明万历宋邦 校本,简称宋本,书中附高诱原序、王世贞序、方孝孺《读吕氏春秋》;明万历宋启明刻本,简称小宋本,仅刻十二纪;明万历丙申刘如宠刻本,简称刘本;明万历乙巳汪一鸾刻本,简称汪本;明万历庚申凌稚隆套印本,简称凌本;明朱季龙本,简称朱本,

不刊年月;明黄之 刻本,简称黄本,不刊年月;明天启吴勉学刻本,简称吴本;明崇祯七年王锡袞刻本,简称王本。

《吕氏春秋》旧注本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清毕沅据此作《吕氏春秋新校正》,清梁玉绳的《吕子校补》及《续补》。许维 的《吕氏春秋集释》博采清代以来各家之说,广泛搜罗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后附有毕沅辑录的序说,并重新作了校补。此书有清华大学 1936 年刻本,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以影印出版。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出版有精装排印本。今人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集释本,汇集前人旧说一百二十余条,详加考辨,多有创见,在思想内容、音韵训诂等方面多所发明。全书共一百六十万字。1984 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曾多次重印。

今人有关《吕氏春秋》研究的重要论著,有郭沫若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载于《十批判书》,见于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 2 卷;王范之的《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孝行览

孝 行

第一篇说——

但凡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必须致力于根本然后才去处理末务。所谓根本,不是耕耘种植之类的事,而是致力于人,而致力于人,不是使原本贫穷的富有,原本少的多,而是要致力于人的根本。致力于人的根本就没有比孝行更重要的了。人君孝顺,那名声光彩荣耀,可以让臣下信服而听从,天下都称誉。人臣孝顺,就会忠心侍奉君王,做官清廉,面对危难而死守节操。士民众孝顺,就会勤勉耕种,保国攻战都坚定,不会败走。所以孝顺是三皇五帝的根本要务,万事的纲纪。

掌握一种统治的策略,就可使许多善事都出现、许多邪恶都去除、天下臣民都跟从的,就只有孝行了。所以凡是涉及人的事都会先考虑比较熟悉亲近的人然后才考虑较疏远的人,会先考虑亲人而后才考虑他人。而今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行孝于自己的亲人并推而到别人的亲人,所以并不敢对他人和疏远者简慢,就是厚慎孝道了,也就是先王所用来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爱自己的亲人,就不敢对他人厌恶;尊敬自己的亲人,就不敢轻慢他人。爱和敬全都用在侍奉亲人上,光耀却施于百姓身上,达于四海之内,这就是天子的孝行。

曾子说:“身体是父母赠给的,用父母所赠给的身体,敢不孝敬吗?居处之地不庄重,不孝。侍奉君王不忠,不孝。做官不敬业,不孝。交友不忠诚厚道,不孝。战阵不勇敢,不孝。五条都没有做到,便会殃及亲人,敢不孝敬吗?”

《商书》说:“刑罚三百种,最严重的罪名就是不孝。”

曾子说:“先王所用来治理天下的有五条纲纪:崇尚德行,崇尚禄位高的人,崇尚老人,尊敬年长的人,爱护幼小的人。这五条纲纪,就是先王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所谓崇尚道德,是因为德行近似于圣贤。所谓崇尚尊贵之人,是因为贵人接近君王。所谓崇尚老人,是因为他近似于自己父母。所谓尊敬年长的人,是因为他近似于自己的兄长。所谓爱护幼小,是因为他近似于自己的弟弟。”

曾子说:“父母生的,你不敢弄死。父母立的,你不敢废弃。父母保全的,你不敢毁坏。所以,过河乘船而不游水而过,走路不走邪门歪道,就能使肢体健全,来守住宗庙,这就是孝。”

保养有五种办法:修筑宫殿房屋,安置床第,节制饮食,这是保养身体的办法。挂起五种颜色,敷陈五种色彩,陈列青赤相配的文和赤白相配的章,这是保养眼睛的办法。定正六律,调和五声,杂和八风之音,这是保养耳朵的办法。使五谷熟,烹煮六畜,调和五味,这是保养口腔的办法。面容温和,言语和悦,恭谨地进入退出,这是养心志的办法。这五种,交替重用,就叫善于保养了。

乐正子春走下正屋时伤了脚,病了几个月不能动,脸上还有忧伤的表情。门人问他说:“先生您下正屋伤了脚,病了好几个月不出门,还有忧伤的表情,请问为什么会这样?”乐正子春说:“你问得好。我从曾子那儿听来,曾子从孔子那儿听来:父母完整地生下了你,你就完整地还给他,不亏损身体,不损害它的形状,这就可叫做孝了。君子不应该走咫尺一步就忘了孝道。而我忘了孝道,所以忧伤。”所以说:身体不是自己私有,而是父母赠给自己的。

民人初始的教育就是孝顺,行孝道就是养亲。养亲可以做到,做到恭敬就难;恭敬容易做到,使父母安宁难;安宁可以做到,始终如一难。父母已经没有了,恭敬行于自身,不给父母留恶名,就叫能孝敬到头了。仁义就仁义在这上面,礼貌就礼貌在这上面,合宜的道德行为也应在这上面,讲信用也应在这方面讲信用,强大就强大在这上面,快乐就顺此产生了,而刑辟就是从违逆它而产生的。

本 味

第二篇说——

寻求事物的根本,有十天就可以找到;寻求它的枝末,虽很长时间也没有收获。功名的建立,经由事物的根本,获得贤人的教化指点,不是贤明之人谁能知道事情的变化?所以说,立功名的根本还在得到了贤人。

有旻氏的女子采桑,在空桑中拾到一个婴儿,献给她的君王,君王叫厨师养育这婴儿,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臣下弄明白后)说:“他的母亲住在伊水上游,有了孕,梦见神人对她说:‘看见臼中有水渗出你就往东跑,不要回头。’第二天,就看见臼渗出水,告诉了她的邻人,然后向东跑了十里,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村庄,已被水淹没,于是因为没听神人不许回头的話自身就变作了空桑,所以给这孩子起名叫伊尹。”这是伊尹生于空桑的缘故。长成后伊尹很贤明,汤听说了伊尹,派人到有旻氏请他。有旻氏不同意。伊尹也想归附汤,于是汤就向有旻氏女子求婚。有旻氏高兴了,让伊尹作送女的媵人。所以说贤明之王寻求有道之士,不择手段。有道之士寻求贤明君王,也无所不用。贤王贤臣相互得到都很快乐。不相谋划就很亲近,不相约定就互相信任,共同努力竭心尽智,不怕困难不避危险,心意欢乐,这就是成就大功名的办法。功名的成就必定不是只有一方。士中有孤傲而自恃其能的,人主有自强却喜一意孤行,那么他们的美名会消失,国家一定危险。所以黄帝向四方求贤,所以也因四面而立,舜得到了伯阳、续耳的辅佐之后才得以成功,凡是四方贤人的德行两位圣王都全了解因而没有失落。

伯牙弹琴,钟子期听。刚弹琴时心志在泰山,钟子期说:“琴弹得好啊,巍巍然像泰山。”一会儿,伯牙的心志又在于流水了,钟子期又说:“琴弹得好啊,浩浩荡荡如同流水。”钟子期死了,伯牙摔破琴弄断了琴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再没有值得自己为他弹琴的知音了。不只弹琴是这样,贤明之人也不会为不知音的人所用。虽然有贤者,却没有礼让地去接近他,贤者又由哪里去尽他的忠心呢?如同驾驭得不好,千里马也不会自己驰骋千里。

汤得到了伊尹,在宗庙为他举行除灾祈福的祭祀。次日,布置了朝堂行礼而接见他。伊尹为汤论说最美的味道。汤说:“可以照着做吗?”伊尹回答说:“您的国家太小,不足来备置齐全这些东西,成了天子才可以备置齐全这些东西。三类动物,水中的腥,肉食的臊,食草的膻,臭的,恶的,菘草,甘草都有用处。凡味的根本,水最是第一。五种味道三种调料,煮九开,火候是关

键,或快或慢,减去腥味去掉臊味除掉膻味必定各有各的长处,而又都不失各自的道理。味道调和的事,一定用甜酸苦辣咸,谁先谁后谁多谁少,那很精妙,却都从这里产生。鼎中的味道变化很精妙的,可意会不可言传,如同射箭驾马的精妙、阴阳的变化、四季的规律。所以时间虽久却不会坏,熟了却不烂。甜、酸、咸、辣,味道正合适,清淡而不薄,肥厚而适口。美味的肉有:腥腥的唇,獾獾的脚掌,燕雀的尾肉,述荡的蹄肉,旄牛的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的蛋,沃国人就吃这个。美味的鱼有:洞庭鲋鱼,东海鲚鱼。醴水的朱鳖,六只脚,皮如同百串珠子。倭水的鱼,叫鳐,形状像鲤鱼却有翅膀,常常夜里从西海飞到东海。美味的菜有:昆仑的大藻,寿木的花。指姑东面,是中容国,有红木黑木的叶子。余瞽的南边,南极的石崖旁,有菜名叫嘉树,青色。阳华山的芸,云梦泽的芹,具区泽的菁,浸渊的土英草。调和使味道美的调料有:阳朴的姜,招摇的桂,越骆的菌, 鲔的酱,大夏的盐,宰揭的露、雪白如玉,长泽的石卵。美味的饭有:玄山的稻禾,不周山的小米,阳山的黄黍,南海的黑黍。美味的水有:三危山的露水,昆仑山的井水,沮江山丘的瑶水,曰山的水,高泉山上有涌泉,是冀州的水源。美味的果子有:沙棠果,常山之北、投渊上游,有百果,是先升天的帝王们所吃的果子。箕山东边青岛的甘栌,江浦的桔子,云梦的柚子,汉水上游的石耳。要得到它们,得用‘青龙’、‘遗风’等俊美的快马。只有先成了天子,不然就不可能完全领略这些美味。天子不是可以强取的,而必须先知道素王九主的道。道存在于自身却施于天下万物,自身修养成素王九主的道,也就成了天子,成了天子那所有的美味也就齐备了。所以说,审察近处的就可以了解远处的,成就了自身也就成就了他人。圣人的道简约,哪里用得着费大力做见功少的事呢?”

首 时

第三篇说——

圣人对事,外表看缓慢而实际急切,好像迟宕而实际迅速地在等待着时机。文王父季历被殷拘困而死,文王很痛苦,也不忘自己被囚在 里的耻辱,只是时机不到。武王侍奉纣王,日夜不懈怠,也不忘王门被拘之辱。武王即位十二年,就成就了甲子日擒获纣王的事业。时机原本不容易得到啊。太公望,是东夷的士人,想安定天下却没找到贤明之君主,听说文王贤明,所以在渭水垂钓来观察文王。

伍子胥想见吴王见不到,有客人就对王子光打了招呼。王子光见子胥却讨厌他的相貌,不听他说就谢绝了他。客人为这事询问王子光。王子光说:“他的相貌恰恰是我最讨厌的那种。”客人将这话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说:“这是容易事。希望请王子坐在堂上,用几重帷幕挡住再接见我,看见他的衣服就像看到他的手,就如见其人。请就这样对他说。”王子光同意了。伍子胥说到一半,王子光就掀开帷帐,拉着伍子胥的手与他一起坐下,听他说。伍子胥说完,王子光非常欢喜。伍子胥认为拥有吴国的必定无疑是王子光,于是退隐在田野耕作了七年。王子光后来代替吴王僚成了王,任用了伍子胥。于是子胥就修订法制,礼贤下士良才,选练兵士,演习战斗;吴王阖闾六年,在柏举大胜楚军,九战九胜,追赶败兵到千里之外。楚昭王逃奔随国,吴占了楚都郢。子胥亲射王宫,鞭打楚平王坟三百下。从前在吴耕作,子胥不是忘了父仇,只是等待时机罢了。

有个墨者田鸠想见秦惠王,留在秦国三年都未见到。有门客将此事告诉了楚王。田鸠去见了楚王,楚王喜欢他,叫他拿将军的符节出使秦国。到了秦国后,见到秦惠王。田鸠对人说:“到秦国的路,还得从楚国来吗?”原本就有离得近无由相见是如同隔得远的,路远却能见到,远的也就近了。时机也是这个道理。光有汤、武的贤明却没有桀、纣混乱的时机,汤武也成就不了王

业,光有桀、纣的混乱时代却没有汤、武的贤明也成就不王业。圣人眼里时机与人事的关系如同步子与影子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所以有道之士没遇到时机便隐藏不露,勤勉地准备,等待时机。时机一到,有人从百姓成为了天子,有人从诸侯得到了天下,有人从卑贱而成了三王的辅佐,有人从平民而能够报答了万乘之王。所以圣人所重视的就是时机。水刚冻坚固,后稷不种植,后稷要种植一定待春天到来。所以说,人虽然聪明,但没有时机也建立不了功名。叶子正茂美时,整天采摘也不觉得它少了;秋霜一到,整个树林都凋零了。事情的难与易,不在于大小,只在知道时机。

郑子阳的死难,是猛犬使他溃败造成的,齐高国的死难,是乱冲的牛使他失败造成的,众人借这些事杀了子阳、高国。那时候,狗牛都可以给人作带头,何况人来带头呢?

马厩里充满了饥饿的马,却没有声音,是没见到草料;地窖里满是饿狗,没有声音,是没见到骨头。看见草料与骨头,那躁动会禁也禁不住。乱世的人民无言,是没看见贤明的人,看见了贤明之人,就会禁止不住地拥有他。拥有他不是形式,而是心。齐国因为 王僭称东帝而人民与他离心离德,而鲁国趁势略取了徐州。赵国邯郸因造寿陵扰民,民心不附,而卫国趁势略取了蚘氏的城邑。凭鲁、卫的弱小,却都在大国得了手,就是抓住了时机。所以贤王秀士中想为百姓着想的,现在的混乱正是时候。上天不会给第二次机会,时机不会久留,有能力也不会两次同样成功,此时举事正是时机啊。

义 赏

第四篇说——

春气到了草木就生长,秋气到了草木就零落。生与落是天气造成的,不是草木自身就会这个样子。所以导致某种现象的条件有了,事没有不发生的;条件不具备,事就没法发生。古人弄明白了产生某种结果的条件,所以事情没有不可以被利用的。赏罚的权柄,就是帝王用来指使人的条件。在赏罚上如果用义作条件,那忠信、亲爱的道德就得到发扬。愈发扬就愈成长最后形成了风气,人民对此也如同本性一样安适,这就是教化成了。教化成了之后,即使有重赏严威也不能改变难以禁止。所以,善于教化的,不用赏罚,教化的好风气就能形成,形成后赏罚都不能禁止。如果赏罚用得不得当,也会教化成一种坏风气,奸伪贼乱贪戾的风气兴起,长久兴起而不加以止息,人民的仇恨就会习已成性。戎、夷、胡、貉、巴、越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就这样。虽然有重赏严罚也不能禁止。郢都的人用两块木板筑墙,吴起改变这种办法遭到了郢民的抱怨,于是用赏罚来改变它使人民得到安乐;氐羌的人民,被人抓作俘虏,他们不担心被关押,却担心死了不被焚烧,这都是成了习惯的邪行。所以赏罚的条件,不可以不审慎。(将要成却害民)

先前,晋文王将和楚人在城濮作战,召咎犯询问道:“楚兵多而我少,怎么办?”咎犯答道:“我听说有繁复礼节的君王,不厌文彩;经常打仗的君王,不厌狡诈。您也欺诈敌人就够了。”文公拿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把池塘淘干抓鱼,能抓不到鱼吗?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点火烧荒种田,能没有收获吗?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出没了。欺诈作伪的办法,虽然今天马马虎虎过得去,以后不可能再用,没人会再相信,这不是好办法啊。”文公用了咎犯的主张,在城濮打败了楚军。回朝给赏,却给了雍季上等。左右之人劝谏说:“城濮之战的功劳,在于咎犯的谋略,您用了他的主张却奖赏在后。大概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意见,对百世都有好处;而咎犯的主张,却是一时的用处,怎么能把一时的用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主意前面呢?”孔子听后说:“面对困难使用狡诈的计谋,足可使敌人退却;回去后尊崇贤人,就可用来报答德行。文公虽然不能自始至终都以德行来修养自身,也足可以称霸了。”赏赐重那人民就会随之变化,人民发生变化教

化就成功了。如果教化成狡诈,那么教化虽然成功也会被毁坏,胜利了也会失败。天下胜利的人多了,称霸的却只有五个。文王是其中之一,知道胜利是怎样形成的。取胜了却不知为什么会取胜,和没取胜一样。秦国战胜西戎而称了霸,在翟却大败于晋;楚国与诸夏打仗都获胜,却在柏举败给了吴国,这就是胜却不知为什么胜的缘故。武王却知道胜利由于信义,所以一举胜了殷纣而在天下称了王。狡诈充斥于国,国家不会安定,灾祸就不仅仅是外患了。

赵襄子打破了包围圈,给五个有功的奖赏,高赦是头一个。张孟谈说:“晋阳的危难中,赦没什么大功劳,为什么给一等赏呢?”襄子说:“我的国家危险了,社稷危险了,在忧患之中和我相处,仍不失君臣之礼的就只有赦,所以我算他头一份。”孔子听后说:“襄子可算是善于给赏的人了。赏一个人天下做人臣的就都没有敢失礼的了。”统率六军不可轻易用赏罚。向北掠取代州,向东逼近齐国,命令张孟谈翻越城墙偷偷行军,和魏桓、韩康相约攻打智伯,砍了智伯的头做成酒觞,从而定了韩赵魏三分局面,这难道不是由于赏罚运用得当吗?

长 攻

第五篇说——

凡是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定有它的机遇,然后才能形成。没有机遇就不相合,不相合就形不成。所以,桀、纣虽然不贤明,他们的灭亡,也是由于遇到了汤、武,遇到汤、武是天数,并不因为桀、纣不贤明;汤、武虽然贤明,他们称王是由于遇到了桀、纣,遇到桀、纣,是天数,并不因为汤、武的贤明。假如桀纣遇不到汤武,也不一定灭亡;桀纣不亡,虽然不贤明,也不至于受灭亡的耻辱。假如汤武不遇到桀、纣,也不一定就称王;汤武不称王,虽然贤明,也不至于显荣到这个地步。所以人君有了大功,就听不到他不贤明的名声,而亡国之君的良善之处也被他自己的昏乱掩没了。比如好农夫,分辨适合栽种的土地,辛勤地耕作,却不一定有收成;但是有收成的,却一定是这个人在开始种时就遇到了好雨,遇好雨是天数,不是好农夫自己能办得到的。

越国闹大饥荒,越王感到害怕,召范蠡来谋划,范蠡说:“王怕什么呢?今天的饥荒,是越国的福气吴国的祸殃。吴国很富财物有余,他们的君王年轻,智慧少本事小,喜欢一时的虚名,不顾虑后患。王您如果用大量金钱和卑恭的言辞去向吴王请求借粮,那人民的食物就有了。有粮食了,最终越国一定会占有了吴国。那王您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越王说:“好。”就派人到吴国请求借粮。吴王打算借给越国粮食。伍子胥劝谏吴王说:“不能借给越国粮食。吴越土地相接,边境相邻,没有险阻,道路相通人民互相往还,可又是仇敌一样的国家。不是吴灭了越,就是越灭了吴。像燕、秦、齐、晋,国土在山里和内陆,怎么能渡过五湖九江、越过十七要塞来占有吴国呢?所以说,不是吴灭越,越就一定要灭吴。如今还将粮食输送给越国,给他食物,就是长我仇敌之气养我仇敌呀!财物匮乏人民就怨恨,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如不给他而去攻打他。越国的饥荒本身就是天数,顺应天数就是吴国先王称霸的原因。”吴王说:“不能这样。我听说:‘仁义之军不攻打服从的人,仁人给饥饿者食物。’如今越国服从了还攻打他,就不是仁义之军了;饥荒而不给食物,就不是能体会仁的实质了。不仁不义,虽然能得到十个越国,我也不去做。”饥荒,是更替的事情,如同掉入深渊就给他木板,哪国没有饥荒的事?于是就给了越国粮食。不到三年,吴国也闹饥荒,派人去请求越国借粮,越王不仅不给,还攻打吴国,吴王夫差被擒。

楚王想掠取息国和蔡国,就先假装和蔡侯相好,和他谋划说:“我想得到息国,怎么样?”蔡侯说:“息国国君的夫人,是我妻子的妹妹,我请求招待息侯和他的妻子,和您一起去借机袭击息国。”楚王说:“好。”于是和蔡侯带着食物去招待息侯,就掠取了息国。之后,就驻扎在蔡国,又灭了蔡国。

赵简子患大病,召太子来对他说:“我如果死了,下葬之后你穿上丧服到夏屋山而望。”太子恭敬领命。简子死了,已经下葬,太子穿丧服,召集大臣说:“我想登上夏屋山远望。”大臣都规劝说:“登夏屋山远望,是游玩,穿孝服出游,不行。”襄子说:“这是先君的命令,我不敢不听。”群臣恭敬领命。襄子上夏屋山而望见了代国风俗,觉得很高兴很美。于是襄子说:“先君一定是用这个教导我。”回到王宫,就考虑怎样取代代国,就决定先和代国交好。代君好女色,赵王就请求用自己的姐姐作代王妻,代君同意了。赵王的姐姐已去了代国,赵王千方百计地讨好代王。代国适宜养马,代君拿好马送赵襄子,代国的马群没有了,襄子去拜谒代君请他喝酒。赵王先让跳舞的数百人把兵器藏在羽饰中,又准备了大金斗。代君来了,酒喝得正酣,做饭的人反过斗来击打代王,一下子就击得脑浆涂地。跳舞的人举起兵器斗,把代王的随从杀尽,就趁势用代王的车来迎接他的妻,代王妻还未到宴会地点就听到了这消息,就将笄磨锋利了自杀。所以赵氏至今还有磨笄山的验证和“反斗”的绰号。

这三个君王,都是有所参与而得了手,不遵循以德报德的常理,然而后世称赞他们,就因他们有功的缘故。有功到了这种以怨报德的地步也都于他们名声无损,称王也可以了。

慎 人

第六篇说——

大立功名,是天数;因为这个缘故,不谨慎做人不行。舜知遇于尧,是天数;舜在历山耕作,在黄河之滨做瓦器,在雷泽打鱼,天下人都喜欢他,优秀士人跟从他,这就是人事(个人的努力)。禹知遇于舜,是天数;禹访遍天下,访求贤明之人,为百姓做好事,疏通水潦川泽的淤塞等等,禹都尽力去做,这就是人事。汤相遇桀,武相遇纣,这是天数;汤武自己修养身心积聚善行施行义举,为人民而忧苦,这就是人事了。

舜耕作打鱼时,他的贤与不贤和他当天子时是一样的。当他未得到时机时,和他的弟子们掘地种谷,取水灌溉,编织蒲苇,编结鱼网,手足结茧也不停止,这样才能免除冻饿的苦难。当他得到了时机,就成了天子,贤明之士都归附他,人民都称誉他,男男女女,没有不喜悦的。舜自己作诗说:“整个天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治理这些土地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天子的臣民。”可以证明舜已有了一切。什么都拥有了,他的贤明并没有增加,什么都没有时,他的贤明也没有损减。只是时机使事情成为这个样子。

百里奚未得到机遇时,从魏出逃而被晋俘虏,又到秦国去贩牛为生,将自己用五张羊皮就卖了。公孙枝买了他喜欢他,把他献给缪公,只过三天,就请缪公将国家大事嘱托给他。缪公说:“用五张羊皮买了他,又将国家大事嘱托于他,是不是会被天下人笑话?”公孙枝回答说:“信任贤者而任用他,这是君王您的高明,礼让贤才而自己甘居下位,这是臣子我的忠心,君是明君,臣是忠臣。他确实是贤能之人,境内都会信服,而敌国都将害怕,谁有闲暇来笑话呢?”缪公就任用了百里奚。谋策没有不合适的,做事没有不成功的,并非增加了贤能,假如百里奚虽然贤明,却没有得到缪公,就一定没有这个名声。如今怎么就知道世上没有像百里奚这样的贤才呢?所以人君想寻求贤士的,不可不广博地访求啊。

孔子困在陈、蔡之间,七天未曾吃到粮食,吃没有一点米粒的菜羹。宰予疲惫极了,孔子在室内抚琴唱歌,颜回在室外择挖野菜。子贡和子路一块对颜回说:“先生被鲁国逐出,在卫国匿迹,在宋国被人伐树驱赶,在陈蔡受困,要杀先生的没罪,蹂躏先生的不被禁止,先生还弹琴唱歌、击鼓跳舞不停,君子就是这样不在乎羞耻吗?”颜回没有可答对的,入室去告诉孔子。孔子变色改容,推开琴,喟然叹息说:“由和赐,是小人啊!叫他们来,我对他们说。”子路和子贡进室来。

子贡说：“像现在这样就叫困窘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君子通达于道，才叫达，困窘于道才叫困。我如今拘守仁义之道，因而遭受乱世的灾难，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又有什么困可言？所以自我反省不要在道义上有愧疚，面对危难也要不失道德。大寒已到，霜雪已降，我就知道松柏茂盛了。先前桓公的霸心从出逃莒国时产生，文公的霸心从路过曹国时产生，越亡勾践的霸心产生于会稽之耻，陈蔡的困厄，是我孔丘的幸事啊！”孔子昂然回到琴边弹奏，子路也志气高昂地手拿盾舞蹈。子贡说：“您的圣德有如天地，是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古时得道之人，困厄时也快乐，通达时也快乐。所快乐的不是穷达本身，而是悟道到了这种境界，穷达对他们都一样，如同寒暑风雨的更替一样自然。所以许由在颍阳快乐地生活，而共伯在共首山逍遥得志。

遇 合

第七篇说——

凡是相遇，都是因为时机相合。时机不合，就一定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才能行动。所以，比翼之鸟没遇到合适的时机就老死在树上，比目之鱼没遇到合适的时机就老死于海中。孔子周游海内，不止一次接触过当世君主，从齐国到卫国，见了八十多个君王，拜在门下做弟子的三千人，得意的弟子七十人。这七十个人，万乘的君王得一个用就可以作君王之师，就不会说没有人可用了。孔子凭修行明道周游海内，自己的官职才仅仅是鲁国的司寇。这就是周天子绝灭、诸侯大乱的原因。混乱中愚人就大多很侥幸了。而君王宠幸愚人让他们任职，他们必定不能胜任。任职长久却不胜任，那宠幸反而变成祸殃。越受宠幸，对国人的祸害就越大，不仅仅只是殃及自身了。所以君子不居宠幸地位，不做苟且之事，一定要衡量自己然后才任职，任职之后才量力而行。

凡是能听人论说的，都一定是通达议论的人。当今君王中能辨识议论的人少，他们所知遇的怎么能苟且呢（意即君王自己无道，所宠幸的自是苟且之人）？凡是能听音乐的，一定要通晓五声。人中通晓五声的少，他所喜好的怎能苟且？有一个吹籁的来见越王，这个人吹得五音相合，越王却不喜欢，这个人给王吹不合规矩的野音，越王反而喜欢。议论事儿的道理也有这样的。

有做人妻的，有人对她父母说：“嫁人不一定能终老，衣服器皿等等可以在外面藏下一些，用来防备被休。”她父母认为对，于是让他们的女儿常常在外面藏东西。公婆知道她在外面藏东西，说：“做我家媳妇却有外心，不能留。”因此休掉她。这妇人的父母认为给自己出主意的人是忠诚的，一生都与他交好，还不明白自己女儿被休的真实原因（是盗窃）。宗庙的灭亡，天下的丢失，也由这种听信了人的不当之论产生。所以说相遇而机遇适合并不常有。相互喜悦，是偶然的，如同人对女色，没有人不知道、不喜欢美的，但美的却不一定能遇合。所以嫫母为黄帝妻服侍黄帝，黄帝说：“训饬她女德她不忘，交托给她家务事她不荒疏，虽丑又有什么关系呢？”如同人对滋味，没有不喜欢甜脆的，但甜脆却未必人人都能承受。文王嗜好吃蒲菹，孔子听人说，皱着眉头吃蒲菹，三年后才吃惯了。人中有气味很大的，他的父母兄弟妻妾知交相识的人没有能和他住在一块的，自己感到痛苦而跑到海上藪去住，海上的人喜欢他的狐臭味儿，昼夜跟随他不离去。还有这样喜欢的。

陈国有个丑人，叫敦洽雠糜，眉间宽广显得很凶，面色赤红，眼下垂到了鼻子，臂长而弯，相貌极丑。陈侯看见他却很喜欢他，在外让他治理国家，在内让他遏制自己。楚国会合诸侯，陈侯有病不能去，派敦洽雠糜去道歉。楚王对敦洽雠糜的名字感到奇怪先接见了。敦洽雠糜进来，外表丑言语也丑，楚王发怒了，会合大夫对他们说：“陈侯不知这个人不可以出使，是不聪明；

知道他不可出使,还使用他,是侮慢于我;侮慢又不聪明,不能不攻打它了。”举兵讨伐陈国,三个月后陈国就灭亡了。丑足可以使人害怕,言语足可以使国家丧亡,而友善就足以使他在陈侯那里地位最高,直到灭亡了友情还不衰落。不宜遇合的人却受到遇合,就必定政教坏乱,宜于遇合的人却不受遇合,这就是国家混乱世道衰落的原因。天下的人民,他们的苦愁劳务就从这种情况产生。大凡举荐提拔人的根本,第一是心志,第二是做事,再次是功劳。如果这三种情况都不能受到举荐,国家一定残亡,坏人都会到来,自身也定遭受死殃。能活到七十、九十的,就是大幸了。陈国是圣贤的后代,还反而害了他的人民,还因此而害了自身,这祸害又怎么可能只殃及自身呢?

必己

第八篇说——

对外物不能一味苛责。(正因苛责)所以龙逢被诛杀,比干被屠戮,箕子佯狂,恶来死掉,桀、纣灭亡。君主没有不想臣下对自己忠诚的,但忠诚却不一定被信任,所以伍员被投入江中,苾弘被杀死,有人藏起他的血三年这血变成了碧玉。父母都愿子女孝顺,但孝顺的未必被父母喜爱,所以孝已被怀疑而曾参悲泣。

庄子走在山中,看见树木很美,又高又大,枝叶茂盛,伐木人站在旁边却不伐它。庄子问其中缘故,工人说:“没有可用的。”庄子说:“这就是因为它没有用才能享受它的天年。”走出山,到了邑,住在老朋友家。老朋友高兴,准备酒肉,叫侍儿杀鹅煮了待客。侍儿问道:“一个鹅能叫,一个不能叫,请问杀哪个?”主人的父亲说:“杀那个不叫的。”第二天,弟子向庄子请教:“先前山中的树木因它无用而能够享尽天年,主人的鹅却因没有用而死,先生您将怎么办?”庄子笑道:“庄周我将要处在有用和没用之间,有用没用之间似是而非,说不清楚,所以不能脱离患害的牵累。如是道德就不这样了:无誉无毁,变幻莫测,随时机变化,而不肯专一不变;一上一下,以和同为限量,而浮游于万物的初始。道德成就万物而又不被万物役使、累系,因此它能免于患害的牵累。这就是神农、黄帝所效法的。如果像万物之情、人伦相传就不这样了:成功了就会毁灭,大了就要衰落,锐利就会缺伤,崇高了就会倾侧,直了就会弯曲,合了就会离分,爱就会废,智慧的人就谋算,不肖就被人欺诈,怎么可能得以保全?”

牛缺是住在上地的大儒,下到邯郸,在耦沙遇到了强盗。强盗要他口袋中什么东西,牛缺就给他们什么东西,要车马也给,要衣被也给。牛缺步行而离去。强盗相互说:“这是天下的显贵,如今这样侮辱他,他必定向君王告发我们。君王必定用全力诛杀我们,我们就一定活不了。不如一块儿追去杀了他,灭了他的踪迹。”于是一块去追赶,赶了三十里终于赶上了,杀了牛缺。这是强盗知道牛缺是贤人的缘故。孟贲过黄河,抢先五个人上船,船上的人发怒,用桨敲他的头,而不知他是孟贲。到河中间,孟贲瞪起眼睛看船上人,头发直立,眼眶张裂,胡须乍起,船中人都因孟贲的摇晃掉入河中。假如船中人知道他是孟贲,不敢正视他,过河没有敢在他之前的,又何况侮辱他呢?这就是因为不知他是孟贲的缘故。知道不知道,都靠不住,只有调和比较可靠。调和还不一定行呢,何况还有不分辩调和的,那么调和也有不免于愁难的了。宋国桓司马有宝珠,他抗罪逃亡。王派人去问宝珠在什么地方,他说:“投在池中了。”于是淘干池水找宝珠。没找到珠,鱼全死了。这是说祸福相及。纣在商做不善之事,而祸患充塞于天地之间,调和又有什么益处呢?

张毅喜欢恭敬。凡经过住人的地方他都小步快走表示恭敬,对上下人等都没有不恭敬的,他这样来使自身安定,却没能享够寿数,患内热病而死。单豹喜好神仙之术,抛离尘俗,不吃粮

食,不穿细软温暖的衣裳,住在山林岩岬,用这种办法来使自身保全,却未能享尽天年,被老虎吃了。孔子走在路上歇息,马跑了,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抓了马。子贡请求去劝说农夫,说完了农夫也不听。有个刚刚跟从孔子的边野之人请求去劝说,他对农夫说:“您不是在东海耕作,我不是在西海耕作,有机会相遇,我的马怎么能不吃您的禾呢?”农夫很高兴,相互说:“天下善说之人很多,唯独是先前那个人嘴拙。”解开马给了他。游说是这样没有规矩限制还可以行得通,对外物怎么可以苛责呢?

君子自然行事,尊敬人而不必强求被人尊敬,爱别人而不必强求被别人爱。敬爱人是自己的事,被人敬爱是人家的事。君子一定要严于律己,而不要苛于待人,严于律己没有不能遇合的。

先识览

先 识

第一篇说——

凡国家将亡的时候,有道的人一定会提前离去,古今一样。土地随城邑而易主,城邑随百姓而易主,百姓随贤人而易主。所以,贤明的君王得到贤人帮助,自然就得到人民,得到人民自然就得到城邑,得到城邑自然就得到土地。土地的取得难道一定要君主到处巡视、挨门逐户地劝说百姓吗?抓住要领就行了。

夏朝的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淫乱,就拿出法典,抱着掉泪。夏桀执迷不悟,更加暴虐荒淫,终古就逃奔商地。商汤欣喜地告诉诸侯们:“夏王无道,残害百姓,逼迫父兄,辱没功臣,慢待贤良,丢弃礼义而听信谗言,众人都恨他,管理法典的臣子已主动归顺我们。”

殷朝的太史令向挚,见纣王越来越淫乱迷惑,就用车载着法典出逃到周地。武王大喜,对诸侯们说:“商王昏乱,沉溺于饮酒作乐,疏远不见箕子,亲近妇人和男宠,妲己插手国政,奖惩无道,不守法典,杀死了三个无辜的人,人民极为不服。他的保管法典的臣子已投奔我们。”

晋国的太史屠黍看到晋国动乱和幽公骄横不讲仁义道德,就带着法典归顺周国。周威公接见他并问道:“天下的国家哪个先亡?”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威公问个中原因。屠黍回答说:“我在晋国时,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就让晋君看星相图,说天象异常、日月星辰的运行大多不合法度,他说‘这又能怎样!’又表示人事处理大都不妥,百姓怨恨不满,他说‘这能怎样?’又提醒他邻国与贤人都不归顺,他说‘这有什么危害?’像这样,就是不了解国家存亡的原因啊!所以我说晋国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威公再次接见屠黍,问他“哪国随后灭亡?”回答说:“中山国随后灭亡。”威公问个中原因,回答说:“上天生下人就让他们有别。有别,是人伦大义,是人区别于麋鹿禽兽的地方,是君臣尊卑秩序确立的根据。中山国的风俗,以日为夜,夜以继日,男女相互依偎,从不休息,把淫乱当安乐,喜欢哀伤的歌谣。他们的国君却不知厌恶,这是亡国的风俗啊!所以我说中山国随后灭亡。”过了两年,中山国真的灭亡了。威公又接见屠黍,问他说:“下来是哪国了?”屠黍不回答。威公坚持问他,他回答说:“下来的就是您了。”威公就害怕了,访求国中德高望重的人,得到义苻、田邑并以礼相待,得到史蒞、赵骈,任命他们为谏官,废除了苛刻的法令三十九条,把这告诉屠黍听。屠黍回答说:“这大概要坚持一辈子吧!”威公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家要兴盛时,上天送给它贤人和直言敢谏之士;国家要灭亡

时,上天送给它乱臣贼子和阿谀奉承的人。’威公死了,暂殡九个月不能够安葬,周于是分裂为东周、西周两个部分。所以有道之人的话,不能不重视啊!

周鼎上铸有饕餮的形象,有头没身子,吃人来不及下咽,祸害已加到它身上,这表明了报应偿还啊。做坏事也是这样。白圭到中山国,中山国的君主想留下他,白圭坚辞,乘车离开了。又去了齐国,齐王想留下他,又谢绝并离开这里。人们问他原因,他说:“这两个国家都将灭亡了。我听说有‘五尽’,什么叫‘五尽’?就是:没有人任用他,那么信义就丧尽了;没有人称赞他,那么名声就丧尽了;没有人喜爱他,那么亲人就丧尽了;行路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吃的,那么财物就丧尽了;不能利用人、又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功业就丧尽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必然灭亡,不能幸免。中山、齐国都适合这种情况。”假如让中山国王与齐王,得知“五尽”后改正了自己的做法,那就肯定不会灭亡了。他们的毛病在于没听过这些,即使听说了又不相信。这样看来,君主的当务之急,在于善于听取意见罢了。中山国五次割让土地给赵国,齐国调动全部军队在济水一带抵抗以燕为首的五国军队,也没有什么用处。这是由于他们丢弃了能使自己生存的东西,而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

观 世

第二篇说——

天下虽然有有道之士,然而在一国之中则嫌不多。如方圆千里有一个贤士,可算是肩靠着肩了;连续若干世能有一个圣人,可称得上是脚挨着脚了。贤士和圣人的产生,是这样地艰难,可国家的安定一定得等待他们,安定的局面什么时候到来啊?即使侥幸有贤人,又未必被人知道,不知道就跟没有贤人一样。这就是安定的世道那么少,而动乱的世道那么多的原因。所以没有出现第四个王者、第六个霸主,灭亡的国家一个连着一个,被囚禁的国君一个连着一个。得到贤士就没有这样的祸患了。这就是为什么周朝封了成百个诸侯,归服的国家达八百多个而现在不存在的原因,即使存在的都经历过灭亡的命运。贤明的君主知道这情况,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辈子。拿登山打比方,登山的人已登得很高了,向左右看,巍峨的山还在上边呢。贤人同人相处,情况与此相像:自身已贤明了,品行已高尚了,向左右看,全是比自己贤明的人。所以周公旦说:“不及我的人,我不跟他相处,这是拖累我的人;同我一样的人,我不跟他相处,这是对我没什么裨益的人。所以贤者一定要跟贤于自己的人相处。跟贤人在一起相处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要以礼对待他们。国君贤明、世事安定,贤人就居高位;君主不肖,世道混乱,那么贤人就居低层。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被废黜。世道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严重的了。没有天子,于是强大的压倒弱小的,人多势众的欺凌势单力薄的,用军队互相残害,不能停息而沉迷于进攻,如今的世道便是这种情况啊!所以想要寻求有道之士,就要到江河之滨、山谷之中和偏僻幽静的所在去,像这样就有幸得到他们。太公望在滋泉边垂钓,正遭逢纣当政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文王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纣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而诸侯得到了他,因为文王了解太公而纣不了解太公啊。平民百姓,无须了解就能使唤他们,无须礼遇就可命令他们。至于有道之士,一定要了解他们并待之以礼,然后他们的聪明才智才可以全部发挥出来。

晏子到晋国去,看见一个人反穿皮衣背着草在路旁休息,认为是君子,就派人问他说:“你为何到了这里?”那人回答说:“我给齐人为奴,名叫越石父。”晏子说:“噢!”就解开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同车回去。到了馆舍,没有说告别的话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要求断绝关系。晏子派人回答他说:“我不曾同你交朋友啊。今天我把你从患难中解救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越石

父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前受委屈，在了解自己的人前就要伸展，我因此请求绝交。”晏子就出来会见他，说：“刚才只不过看到了您的外表，现在看到了您的心志。我听说观察实际者不留意名声，考察人行动的不细察人的言辞。我可以谢罪而不被您拒绝吗？”越石父说：“您礼待我，我哪敢不恭敬从命！”晏子于是把他当作上宾。世俗之人有功劳就自以为有功德，有功德就骄傲；现在晏子把人从困厄中解脱出来是有功的，反而对他很谦卑，他超越世俗之见已相当远了。这是保全功劳的方法啊。

列子很穷困，脸上有饥饿的气色。有宾客把这告诉了郑相子阳，说：“列御寇可是有道之士，住在您的国家受穷，您莫非是不喜好贤士吧？”子阳就命官吏送给列子一百六十多斛粮食。列子出来会见使者，再三表示恭敬并谢绝了。使者离开了，列子进家门，妻子抚摸着胸前怨恨地说：“我听说作为有道的士的妻子儿女，都得到安乐。现在妻子儿女脸上有饥饿的神色了，相国探望并给您送来食物，您又不接受，我们岂非命定受穷！”列子笑着对她说：“相国不是自己了解我，而是因为别人的言语而送我粮食啊。到时候也会因人家的话给我降罪，这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后来老百姓果真发难，杀了子阳。受了人的供养，却不同死于患难那是不义；同死于患难那是为无道而死，为无道而死就是悖逆。列子免除不义，避开悖逆，岂不是看得很远吗？况且正当他有饥寒之苦的时候，尚不轻易接受别人东西，他看到了事物的发展趋势啊。事先预见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采取相应措施，这就通晓生命之情了。

知 接

第三篇说——

人的眼睛因为明亮才可看见东西，闭上眼睛就看不见。接触外物时，眼睛在看见或看不见方面是相同的，明察秋毫和闭目不见则不一样。失明的人眼睛不曾明亮过，也就不曾看见过，因为失明的人眼睛没法看外物。没法接触外物却说看到了，这是撒谎。智力也同样，智力达到或达不到，条件是一样的，在能够接受与不能接受方面不一样。聪明的人，智力可以看得很远；愚蠢的人，智力所及就很窄了。对鼠目寸光的人你告诉长远的发展，凭什么让他听进去？没办法让他听进去，游说的人即使善辩也不能让他明白。有个戎人看见晒布的人就问他：“用什么东西做得这么长大？”那人指着麻让他看。戎人感到被愚弄就生气地说：“那么乱糟糟的东西，怎么能做成这么长大的形状呢？”所以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聪明人，不是没有贤良的士，是他们的君主没法接受他们的缘故啊。没办法接受，带来的坏处是自以为聪明，智力就必然不能接近了。现在智力达不到却自以为聪明，是荒谬的。像这样那国家就没法存在了，君主就没法平安了。智力达不到但自己知道这一点，那就不会听到亡国、君危的事了。

管仲有病。桓公去探望他，说：“仲父您的病很重了，对寡人将有何教诲？”管仲说：“齐国的边野之人有句谚语：‘居家的人用不着车辆，出门的人用不着挖坑。’现在我将要永远地去了，哪里值得询问！”桓公说：“请仲父您不要推让。”管仲回答说：“希望您疏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不惜煮了他的儿子来让我快活，都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他对自己孩子都这么忍心，对您又能有什么呢？”桓公又说：“竖刀自己阉割了自己来服侍我，都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对自己身体这么忍心，对于您又将有什么呢？”桓公又说：“常之巫明察生死，能消除鬼崇之病，都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鬼崇之病是精神失守引起的。您不听任天命、守住自己的根本，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什么事都要做出来了。”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了，他的父亲死了都不敢回去哭丧，都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

自己父亲的,对父亲这么忍心,对您又将能有什么呢?”桓公说:“好的。”管仲死了,桓公把那几人全都赶走了,吃饭不香,后宫不安定,鬼病又起,朝政混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不也太过分了吗?谁说仲父的话全部能采用呢?”就重新把那些人全部召回来。第二年,桓公病了,常之巫从宫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同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通行,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到了桓公的住处。桓公说:“我想吃。”妇人说:“我没地方可弄到饭。”桓公又说:“我想喝。”妇人说:“我没地方可弄到水。”桓公问:“这是什么原因?”妇人回答说:“常之巫从宫中出去,说:‘君主将在某日死。’易牙、竖刀、常之巫一同作乱,堵住了宫门,筑起高墙,不让人出进,所以没地方可弄到东西。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社的土地和人口投降了卫国。”桓公慨然兴叹,流泪说:“唉!圣人预见到的,岂不是很长远吗?如果死者有知,我将有什么脸面来见仲父呢?”用衣袖盖着脸,死在寿宫里。尸虫爬出门外,尸体上盖着蔽杨门的门扇,三个月都没有停柩,九个月不能下葬。这是没有全听管仲话的缘故啊。桓公不是看轻灾难、厌恶管子,而是智力达不到。智力达不到,所以不用管仲的忠言,反而喜爱自己所看重的那几个人。

悔 过

第四篇说——

洞深八尺,人的手臂就必然够不到底了,这是什么原因?是达不到的缘故。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力达不到,游说的人即使雄辩,阐述的道理即使精微,都不能领会到。所以箕子被商纣王囚禁,范蠡飘泊于江湖之上。

以前秦穆公要发兵袭击郑国,蹇叔劝谏说:“不能这样。我听说过,袭击别国城池,用战车不能超过百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都是凭借士气的旺盛和战斗力的强大到达目的地,因此进攻能消灭敌人,撤离战场能很迅速。现在要行军数千里,又要路过其他诸侯国去袭击他国,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的理由!请您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吧。”秦穆公不听。蹇叔到城门外送别军队,并哭着说:“将士们啊,我看着你们出去却看不到你们回来了!”蹇叔有申和视两个儿子同军队一齐出征。蹇叔对他的儿子说:“晋国如狙击我军,一定在崤山。你们如果战死,不是在南陵,就一定是北陵,那时我给你们收尸就容易了。”穆公听说这事,派人责骂蹇叔说:“寡人发兵,还不知胜负如何?现在你哭着送他们,是给我军哭丧啊!”蹇叔回答说:“我不敢给军队哭丧。我老了,有两个儿子都与军队出发了,等到军队回来时,不是他俩战死就是我老死了,因此我哭。”

秦军行军路过西周国都,周大夫王孙满闭门从门缝里窥视这支队伍,说:“啊呀!这支军队肯定出问题。如果不出问题,我以后再也不论‘道’了。秦国非他国所可比,它是周王室分立的诸侯国。经过天子的都城,应收起铠甲武器,战车上驭者左右的甲士都下车,以此作为向天子致礼。现在这支军队将帅与士卒穿着同一式样军服,左边的将士不凭轼致敬,右边的驂乘下车又跃上战车的有五百辆,力气倒是很多,然而缺少礼数,哪能没有毛病?”秦军通过周都城向东行进。

郑国的商人弦高、奚施要往西到周都城做生意,在路上遇见秦国军队。他们说:“啊!这支军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一定是偷袭郑国!”就马上让奚施回去报告情况,弦高就假称奉了郑国君的命令来犒劳秦国军队,说:“我国君王本来很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贵国军队没到,我国君王与将士私下里为你们担忧,每天都闷闷不乐,只担心贵军士卒疲惫并且军粮匮乏。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我国君王派臣用璧犒劳贵军并献上十二头牛作为膳食。”秦军三个主帅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没合适的人可派遣,派他的丙、术、视三个臣子到东边视察晋国的道路,走过了头并